

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

若此則愚拙者謂矣君自謂智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

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者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所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必固為以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是之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舊法

不改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柰何為實道尚不知養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

柰何為實也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遠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也遠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耳也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登之目也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畢力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以首計於船，致遠者託於驥。王者託於賢，向管者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不，子弟非之也。言其父兄弟不非苟速也。任奄人釣者，仇人僕庸，下河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奄人即伊尹，釣者即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取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材木矣。訾功大一作而知人數矣。訾，相也。大尺而用，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惜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恃居上之勢以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也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達不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

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
也狄鞮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也國千里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

也故曰其大不若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多眾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出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仲農炎帝也農植嘉化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遠也十里小國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也家室也王者所以

以天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

也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

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而巳矣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齊楚最大舉綱紀而巳矣湯其無鄣武其無歧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鄣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

也

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尚為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
易苦易糾易之易民易糾易之易亂易武易王易由易是易彌易凡易王易也易者易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因
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救受因受威立者其姦止此
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
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
以行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
其化

易臣也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
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
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
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
焉尊卑皆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
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
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
篇在申不害韓非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法書四十一由未定未
前申韓補之也積兔滿定
者人欲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衆人乎也積兔滿

市行者不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
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畫界

各守其封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之子共王父康
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

宋十月聲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

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

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

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臣恐其相

攻也相攻唯同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

一故簡公曰非而一細人所能識一作也居無

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

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

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

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曰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

心不同知其面而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何以知

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
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子列子貴虛齊人弟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
齊死生等陽生貴已齊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孫
臏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王康貴先兒良貴後
王康謀兵事貴先建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鍾也擊
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者其唯聖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
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自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濁清商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正者平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令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間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在午曰駢策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者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
月窮亦約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彭祖殷賢大治也壽益七百論語曰比於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高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農

矣夫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具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委猶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請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三者子皆不吾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三者子皆不吾

者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商文曰善子
 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
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
 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於武侯傾造
 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而
 不勝於越越王勾踐破吳齊勝於宋宋齊而
 勝於燕燕昭王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檢查者 李文尚
覆查者 饒汝信

書名 呂氏春秋 (第 一) 册

刊寫時代 元至正嘉興本

裝式 線裝 題款

卷數 第十卷

葉數 文拾壹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或拾字小字雙行

高廣 馬字才九分 通以才半分

邊口 左右雙線其口上口有大字數上魚尾下標書石春長下魚尾上標書

印章 首有周中長全才之分甲此以周氏九松通史藏書記及本館朱文等兩

印 長中尾有本館印

其他應識 全書書角有破損之處而字各洞下平均已修補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鳴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也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虛稱不可以為致則說者不敢

妄言其為名實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孔思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

去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

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也去駭從不

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

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見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

初兼其國昭侯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也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

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

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

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

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

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

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

厚也厚多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

其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

也東宮世子也詩云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有是言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

不可

生聖于也平手田誦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田已謂昭王有非其

有田誦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武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偃生事治也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生今蘭離石

入秦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為西河而王縞素出布一作縞

之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秦得

地而王出布一作縞秦得蘭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與其號為君夫聚粟也將

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

何擇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也其不

如在上也為官言不知其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如在民也如在民言不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國父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不害之為吾相也夫皆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變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誰公子沓無以應應戰者不習也不情習見尊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審應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中三年此之謂也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稻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前稻葉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誠也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

姬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虞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

叔為晉侯也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也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讒也王曰胡不殺不穀矣楚殺也何不施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使王射不動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覽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冲至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乂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誣之說也太宰誣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楚自楚之吳以為太宰

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聞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禧日之役者有執蹠齧而上視者喻意者其是耶乃令復稅無得相代少頃東耶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季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牙曰然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裘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唞也所言之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也矣匿藏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之老聃學於無為而貴導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

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取而來吾將玩之
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
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
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
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故
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
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窺矣此
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必知周必病
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此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
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

溫伯雪子不言而出道雪子子貢曰夫子之欲見

夫人者目擊解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

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

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

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所諸出奔鄭與晉通謀欲伐

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

鄭勝怨曰鄭人許而未行行人伐鄭子西子期師教

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

孔子知微言陰謀密事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

言若石沈沒孔子曰沒之能取之沒行水中之由公

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奪易牙嘗而知

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淄澠之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則人不

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

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言信言大言公弗得也弗得

之言知謂則不以言矣微言言言者謂之屬也

仁不言求魚者濡爭獸之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去不仁不至為無為也無為而萬物成乃有為

也故至德之淺智者之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

死於法室末也白公也能臨無為遂行其志殺子

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

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

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

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

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

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

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

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使

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崇弊

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崇弊

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崇弊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

襄公文公之子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

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石如周請事於魯與莒弘

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下如平陸渾二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微戎九月下如晉曷帥師涉自棘津

使祭吏先用牲于洛陸渾十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

陸渾數之矣按傳百餘一也此云襄公復安言也

天子許之景王子周朝禮也以者事畢客出莒弘謂劉康

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禮於天子此予嘉之事也

而客武色殆有他志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

當為晉頃公不得與襄先因令揚子將卒十二萬

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既而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

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長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

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論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

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一本作

成黨衆口熏天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

惑之也惑疑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

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

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

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曰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何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
窮蓋不可無辨也辨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
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
則偽也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
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官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
鄧析鄧析曰安之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患
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

民傷之有功得民則以甘石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

所以車人主之無功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其子

弘以此死以世詭也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

所從學也商容以此窮箕子周召公以此疑以管

言故也論語曰有同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

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理子產治鄭鄧析務難

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

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

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變所欲勝因勝所

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

折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
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如能誅此所以
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
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
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
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
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照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
夫辭者意之表也鑿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故古之人
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
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擇天也異齊人有淳于髡者以

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爲從也約車十乘將

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

魏以合關東從爲未足復說欲連關失從之意又失

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周

鼎著倖而齧其指先生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倖

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倖於鼎使自齧
其指明不當大巧爲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
殊假令能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
能復爲故言人巧之不可爲也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
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

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非所
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
空雄地名遇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
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
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
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平原
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
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

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龍言藏之三牙皆辯士也論相易也

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

更須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

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

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也願得爾問於君謂藏三牙

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也荆柱

國莊伯柱國官名若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

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消人取

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

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人有

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

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

接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

亡緇衣此實一作真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

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

當紡緇子豈不得哉計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

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

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王

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登

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

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

無對鞅今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為

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良人民人皆善

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任魏為惠獻之惠王惠王善之

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惠王曰可行耶翟

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

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輿謗或作邪謗前人倡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

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夫國亦
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製人之
可行也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
矣辭雖難一作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向察而以達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惑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
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
傳國授傳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

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
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
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
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
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卒無其
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郵郵邑名
於郵將服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於齊也

也惠王 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下出乎魏境言幾

難於魏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得國

不愛之名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曰實食葉曰螻

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

其害稼亦甚矣蝗螟 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

相應匡章謂 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

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 使王女化而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水使聖人

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而能

公何事比施於騰蛆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

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

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舉書其諱惡 乃請令周

大吏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 圍邯鄲

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也 國家空虛府藏也 天下

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 衆庶誹謗怨望也 諸侯不譽

道一作舉皆謝於程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程翦言
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不前呼與譚俊亦
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口宜也嘗謝負於程
翦而從其謀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實名
社稷乃存之魏國也土地為四削父大名也讓國大實
散出以賂隣國也魏國從此衰許父大名也讓國大實
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許父大名也讓國大實
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
賊天下莫大焉幸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
幸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臣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也匡章之非惠子亦可知也白圭新與惠子如見也惠子說之以疆
以疆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
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媚豎子操蕉火而鉅新

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婦讀口魯口
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之家氏也婦氏然
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過我尚初遇其說我有大甚
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
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
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
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
也白圭曰惠子之過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
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
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

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難騰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

所可用螭讀齒之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

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

甑邪白圭之論自恃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

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

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

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

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

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

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

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

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室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兵而

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
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頤曰公不愛
天下必從周頤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
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頤曰欲之路
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印割絳窈安邑
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
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城為
司徒無用印魏亦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
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
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城為司徒無用

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

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城無用印也孟印

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

絳窈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一作善牛也言王使

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

疑疑也臣見令臣責令秦臣印雖賢固能乎言不居三

日魏王乃聽起賈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大官

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

兩也謂分絳窈安邑而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人臣

得大官大官司徒也

大官人臣

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田所欲秦亦令孟印得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魏王秦臣也許綰未為帝也詐魏王言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帝欲令魏王入朝也內孰與梁重王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善然乃輒輟行輟止下秦雖大勝於長平三

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也三年

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秦陶

之勢是有是之勢而入夫未可以入而

也言句不必待魏敬之夫未可以入而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可以入而

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

應言

八曰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向

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

名為弓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日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

於郭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於畢程

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

術也子賤孔子弟將辭而行請沂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擊搖其肘士

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

不善子勉歸矣勉猶勉也二吏歸報

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而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

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

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
者小魚也之化焉盡類也故不欲
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
遠行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古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闕也誠治則化
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
聽言哀者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書名 呂氏春秋 (第一) 玖 冊 共拾式冊

刊寫時代 元至正嘉興本

裝式 線裝 觀紙

卷數 第拾玖第拾

葉數 肆拾葉 外補空白式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大字式拾小字雙行

高廣 高柒寸式分 廣玖寸陸分

邊口 左右雙綫黑綫口上口有大小字數下口間有刊工式上魚尾下標書名卷數下魚尾上標葉數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第貳拾末有光陵周氏九松三愛藏書記朱文長印周印是金朱文方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書眉破修第拾玖陸柒兩葉原版缺下半冊中間有朱點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參 月 式拾五日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所有餘者

妄苟也妄作苟為不華理義也君少故曰不足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一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

檢查者 龔汝德 覆查者 李文琦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下聞之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而益貴然亦非也舜有俾父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

舜湯通義斷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飛兔要襄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矣

能無闕况賢者乎飛兔要襄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矣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椽椽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婁妻攜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

羞之漫汗也而自投於蒼石領之淵投猶沈也蒼湯將伐

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

力忍詢也詢專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武賢一作

者遂之也遂成仁者居之也居處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吾子也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任務光辭曰廢

非義也上天子謂結廢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引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伯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卜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

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

善也一日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物無能害故不

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而差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

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隨務光者居亂若

夫舜湯則就襄履容綏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

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

適羽有動靜羽約齊首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

矛失戟得矛心不平而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却一作

退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安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

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系

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

夫也位尊我姓無孫名守唐之大叔無孫曰矛非戟也

戰非矛也亡戰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之餘子
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
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
不反也反還令此將衆亦必不比矣北走令此處人主
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
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
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兼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
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子景公之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曰
縞之冠丹續之袖和纓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
劍室從而叱之螭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

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
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
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一乎衢三日不得却
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然其心之不辱也有
可以加乎也加上

離俗

二曰君子之自為一作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能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
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取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遠也庶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斬然後動孔子見齊景

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以廩丘以為養孔子辭

不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出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

駕辭而行也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之司寇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道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公上過也往復於子墨子復白子也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一作腹而食比於賓賓客也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

越越為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愛其國是一作

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以弟兄相獄親戚相

爭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大三百七十三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及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撓擗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鑿其上人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歧之廣也郭湯所居也歧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矣

從荆之爲四十二世矣皆在乾谿白

谿之臺百姓怨怨公子棄疾滅之而
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
西司馬子建之子
讓率師救鄭勝怒殺太子建
亂也
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西司馬子建之子

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

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賢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

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廷有殺人者石

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

法不忍不忍行刑阿有罪廢國法不可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工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

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

令一作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

鑽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

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

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此神農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

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越不能障矣障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兵起孫武子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通濟乎四海通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受惡一作思

素以公素質也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容

所受之得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故士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世說通云

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國在務舜曰以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

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

武也作樂金鐘在後舜其猶此一作平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中

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

也由遠姬醜于酒實毒嘗人人死食

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

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

也耳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

焉襄公名茲文桓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被

瞻諫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州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

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可以報我對曰共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
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子玉
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
之後其後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谷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
為慢也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納也晉既定興師攻鄭
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
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
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
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
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也

墨者鉅子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
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
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
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
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以
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也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也我謂孟勝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子二人孟勝之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傳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客也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無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焉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不當賞不當罰不罰則民湯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仲民之用也有故也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繼不可

止試用也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當只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興一作懼者變勇者興利也勇者以工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無道故自攻之神農文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年雖

功名猶可立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終身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

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倒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咎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祈求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尺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謫法殺戮不辜曰有讎而衆故流于昆

禍及子孫流故也昆地名今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大二十七

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今世之人主多欲

眾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有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知熟簡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精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墜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

敵之也如神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之子也樂羊

居之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王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也勝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顏闔入見見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相公之子同也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公時人也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此說之咸陽市門之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却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登其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則畏其罪其罪之罪是以罪召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其罪之罪是以罪召

罪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樂紂之禁不可勝數故以因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猶狗而弑子陽也相也好嚴猛於罪刑

無所故家人有折弓者恐曲狀其長上下皆曲以

是極之敗也周鼎有竊作

曲狀其長上下皆曲以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

也用之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與隸同與隸不能得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也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壽七百餘歲殤子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子天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故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勸樂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也犯白刃冒流矢一作水火不敢却也却猶也

晨寤興務耕疾庸橫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采審矣善

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

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甲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

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

也天身縶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

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

卷之九

十五